

乡村:关于冬天的镜象

■ 贾璋岷

冬至

刚刚和你打个照面
就感受到你的浓烈
一地露水的指引
让我走近这个季节
登上这个制高点
看见一江瘦水在眼前流过
听见遥遥赶来赴会的新雪

用不着打开你的履历
可以读懂你的每一页
露水就是你的前奏
草地上的意境多了
就该你把时光剪贴
土地开始轮休
枫树红了散叶
离满山的红霞铺遍
还有一阵雪风的狂野

把天边的风听了一阵
寒蝉压低声音的分贝
滴着不流利的凄切
波光里的残荷
没了 夏秋的笑靥
一个欲冷未寒的时令
举着一把炽亮的烙铁
把万物烙出痕迹
让露水啾啾发热

两头促织,在草丛中决斗

蟋蟀,挺起钢翅的锐利
绕过露珠 驰骋草丛
像一支响箭 向着希望嘶吼
那是冥想的天空

圆目 被愤怒点燃
喷射仇恨 烈焰熊熊
把一根根青草踏破
像大象推倒大树般豪迈
气贯天外的长虹

另一头蟋蟀过来了
步履有些踉跄 有些匆匆
反刍记忆中的岁月

墙角磨砺的艰辛
伴随着那些忙碌的小虫
希冀中的曲折
无望里的苟同

尊严在此刻恢复
满耳是喝彩的嗡嗡
一场决斗 需要证明
昆虫界王者归来
桂冠上也有橄榄叶
挂着一串串滴翠飞红

战场是局促的草坪
在它们眼里 已经
奏响辽远铿锵的黄钟
怒视着 对峙着——
酝酿起一次次冲锋
踏踏的蹄声 挑漏
露珠晶莹剔透的迷梦
被不畏强者震慑的
岂止是气势的恢弘
静寂无声的四周
孕育着欢呼胜利者的蜂拥

决战的号角停息了
钢锯折断了
银翅没有了八面威风
始终 没有见到血溅的痕迹
一点一点地退缩
喘息声化进意念的飞蓬

露珠默默地拾起碎片
拼装组合 把战火消融
新的露阵又布置好了
草坪不再空洞
依旧是冬静寂夜静寂
依旧是露膝脆草朦胧

怀念那个冬夜

窗外 迎接我的
居然有一团雪花
你从哪里飘到这儿？
沉默瘦削地漫天飞舞
听见你每一次朗声大笑
看见你紧皱的眉头

还有 越来越沉重的步伐
那是你颤颤悠悠过河的时候
河岸上留下的一笔一划

无缘见过 却在冬夜里河湾清波的荡漾声
听到融进炊烟的群鸦
每一声啼声 都是泪水
泪水的方阵铺满田野
露珠 就静静地睡了
抚摸着平静的庄稼
淌进梦乡 总把
那年的思念碾压

每一次惊醒
似乎都在往山顶攀爬
回到冬夜 回到一种起点
月光的眼睛永远不会哭瘦哭瞎

那些时光 天空总是清丽
麦苗是鲜绿的蓄势待发
田垄的花海 期待
紫云英和油菜的锦绣如霞
好脾气的芦苇 在岸边
一边蓬勃一边牵拉
就是这样 唱起了
一阵阵无望的喧哗

每次我到河湾担水
波涛翻滚着露珠儿的光华
挤进我冬夜的梦境
一觉醒来 情不自禁
就有清香的桑麻
早上起来 趟满田埂
听见水车声 在远方吱呀呀
每一年的寒夜
每一次的腊八

冬晨的热望

把雾气弥漫的街头踏破
追回我失去的那颗珠玉
一张张乱云飞渡的脸谱
在我面前堆成灰暗的破絮

我想云层间穿越来的光
太阳光 哪怕只有一缕

足以让我愁眉在这个冬日舒展
吐一口气 带走一轮的沉郁

冬天也是有花的
腊梅在角落里溅落心绪
唤回的往事从夏天到秋天
傲霜的枝头 倔强着残菊

冬天也是有云霓的
那边的高原 曾经踏步凌虚
追风逐电的季节
把长长的心事擎举

那些飘雪的日子
满目青山在回旋的歌声里长驱
我需要的 有歌,有诗,有江边的涛声
还有 光的柔软与和煦

每一次回首 都是新感觉
眼角 让泪花与皱纹纠缠
光环的神秘 总有它们力量
一声呼啸 一阵长嘘

乱云压低了希望的火花
割不断绵延多时的絮语
我蔑视你的冷漠与戏弄
内心 我把你们放到澹安的一隅

滴水的节奏 回响着山的刚烈
心境沉静 经历了一段攀登的苦旅
银杏叶的潮水 冲不走我的孤独
等待的是 那棵遥远的茱萸

灰白天空的雾 搅乱了
内心的方塘与半湾清渠
牵动天光云影的徘徊
一笺空白 填写出平仄的崎岖

光阴的承诺 金黄色的灿烂
那是灵魂的熊掌与鱼
马背上总是猎猎的旌旗
卷走梦中的魔影与鬼魅

我备下鲜花 还有笑容
草丛的晨露远远没有散去
当阳光透射过来的时候
我背过身 再望望走过的通衢

母亲的“窗花”

■ 李冰

又到冬天了,每年这个时候,母亲也逐渐从繁忙的农事中抽出身来,有了更多的时间调剂生活。

我对小时候已经有些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里却是格外清晰,那是母亲为我们贴“窗花”的情景。她贴的窗花不同于红绿彩纸剪出来的各种花样,而是她用素纸临摹的各种古诗词。冬天的窗外,草木不复往日生机,抬眼望去,遍地都是灰蒙蒙的景象。我们略显失望地在旁边嘀咕着:“冬天的窗户看得眼睛都是冷的!”母亲却笑着抚摸我的头说:“我有办法。”

说着,她在桌子上铺开了纸,又倒了些墨水在石砚里,让干枯的毛笔吸饱了墨汁。调试好笔锋后,她学着书上的字迹,在纸上写起了古诗。一边写,还一边念着。等写好一张后,便递给我们,让拿到太阳下晒晒。我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她的作品来到屋外。阳光在纸上打着圈,不一会儿,那些诗词就变得干燥起来,像抽干年代水分的一段历史故事。

等所有的作品都准备好以后,母亲又搬出一把椅子,拿出一罐浆糊。她站在高处,我们给她打下手。母亲会喊着说:“把那张贴《望庐山瀑布》”递上来。”贴好以后,又吩咐我们:“现在递《春晓》。”按照母亲的指示,我们一张一张地往上传递,母亲则一张一张地将它们糊在窗户上。等每一格玻璃都贴满了以后,母亲从凳子上跳下来拍拍手说:“现在再看看,眼睛还冷不冷?”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母亲又不知从哪里捡了根树枝。她举着树枝,划过窗户上那一行行古诗,教我们反复念诵。我们读“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读“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读着读着,这些句子就成了窗户里的风景,我们仿佛真的能看到碧绿的春天,看到奔腾的河流,看到连绵的山川,看到皎洁的月光。

有一次,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整夜,窗外的树林积了厚厚的白雪。那霜雪似乎发着银光,透过母亲贴在窗户上的诗词映照进来。我卧在温暖的被窝里,一边看雪,一边读诗。而我视线所到处,正是那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时候还不太懂古诗词的内涵和真义,但这句话却让我浮想联翩。

我想到了窗外那银装素裹的世界,如果打开窗户,那景象也会像一幅画一样镶嵌在这木头的方框之中。那小树林的不远处,也正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河里有一只渔船,泊在岸头的老杨树下。我似乎第一次将眼前的画面和古诗词的内容对上了号,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诗词意境里的美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力量,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生活,还仍有余波。

当冬天结束之后,母亲又会一张一张地揭掉这些“窗花”。这一次,还是她站在凳子上取“窗花”,我们站在地上打下手。她一边揭,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白毛浮绿水”、“欲穷千里目”、“举头望明月”等句子。奇怪的是,我们总能准确流畅地对出下一句。母亲脸上浮出笑容,一边擦玻璃,一边说:“春天就要来了呀!”她把玻璃擦得干净明亮,一眼望过去,便能尽览盈盈春光。

其实,在母亲的“窗花”里,我们早已见过一次春天。

母亲

■ 孙海燕

母亲,是勤劳的
上过厂、养过猪、
喂过蚕、种过地,
不畏苦、不怕累,
事事认真,处处要强。
年逾古稀,耕耘不止。
家前屋后,
一年四季都是母亲种下的希望。

母亲,是可爱的
从小到大,
母亲都没有打过我一下。
但最怕的是看到母亲那坚毅和严肃的眼神。
每天都会烧出“妈妈的味道”。
一定会在你旁边看着你全部吃完。
有时小酒“大酺”后,
第二天一早你起床时,

看到的是母亲在你床边看着你的眼神。
此时,母亲话不多,关键自己品。

母亲,是智慧的
吃了一辈子苦的母亲,
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
除种植瓜果蔬菜,
就是抖音最爱。
母亲只看两样,
一是生活常识,
二是人生哲理。
还经常给我上课,
甚是精辟。
也许母亲看不到这首诗,
但不识字的您,
比谁都懂。

母亲,是善良的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
凡是能帮的她都会尽力而为。
也许,母亲一生是苦过来的。
孝顺,不在孝,更在顺。
善待母亲,
因为地下辈子不会再来。
她的大半生都是在为我活着。
也少跟母亲说过难的事。
她帮不上,更睡不着。

母亲,是伟大的
银白的头发、
佝偻的身子、
孤单的背景,
母亲老了,
老却不失伟大。

母亲卑微如青苔,
庄严如晨曦。
母亲的坚强如磐石,
胸襟如大海。
家庭的和谐,
子女的成长,
您皆是榜样。
曾经问过母亲,
您这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母亲的回答是,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记得有一句哲理,
但也是听到过最伤心的一句话:
如果可以一命抵一命,
那么医院的天台上一定站满了排队的母亲。
这就是最平凡的爱母,这就是最伟大的母亲。

古树生命长青

■ 赛新

大碗炊,直待旭日三竿高”。说的就是义门陈在春节来临之际,阖家欢聚,无分长幼尊卑,挨家挨户吃肉喝酒,轮流招饮。这不仅是庆祝农历新年欢乐情感的宣泄,更是江州义门陈氏“义”字当先的完美阐释。在我的印象中,每当大年三十,大山里总要纷纷扬扬地下一场大雪。家家户户招待客人,流水席吃到过完年为止。火塘中的榲桲树柴火,要焚烧一个通宵。有道是:“三十夜的火,月半夜的灯”,无论是除夕夜还是元宵夜,这个火要烧到元宵节后,方才作罢。

自古以来,榲桲树深受骚人墨客的喜爱,或者丹青,或者诗词歌赋。有很多古圣先贤都写到过榲桲树。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陈与义在《洛头书事·纶巾古鹤髦》中写道:“纶巾古鹤髦,日暮榲桲间。谁使翁迎客,应闻屐响山。占年又得熟,劝我不须还。村酒困壮士,水风吹醉颜。”清朝诗人孟拯垠在《石阡即景·榲桲叶翻风绿一村》中写道:“榲桲叶翻风绿一村,山家生计重鸡豚。圆轮转水田侵岸,薄板围墙土筑根。细捣红椒香入饌,倒垂青菜晒当门。飞花满店无人管,樵客闲来话酒尊。”清代诗人查慎行在《度汗铁木儿岭》一诗中写道:“一林榲桲一林枫,半染青黄半染红。只道平沙随地阔,忽开绝境与天通。”关于榲桲树的诗词,大都与美丽乡村有关,古今中外都有文人的作品。榲桲树焚烧自己,照亮了人间,使人间更加温暖。可见,其精神是多么的高尚。屹立于陈彩麟的130年多年的古榲桲树,正无声诉说着无限沧桑。过去的岁月,陈氏后人都要来这里举行祭拜活动,纪念先贤,祈愿国泰民安,天降吉祥。

前几年,我因为思念故乡日久,从摄影师姚东旭老师那里要来了几张关于榲桲树的近照。一看照片,突然发现古树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榲桲树粗大的树干有一边完全枯朽了。这与我年轻时看到的情景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经常在树底下歇息,也经常到树底下读书,那个时候看到的榲桲树,除了向上的头部受到风霜雪雨的侵蚀,主要树干枯朽断裂之外,其周身还是完好的,但树的内心也已经腐烂,老榲桲树成了大半截树桩。只是从树桩的头部及侧翼,横斜长出巨枝和分枝,看上去依旧枝繁叶茂。更为神奇的是,从树的内芯,长出一株楠竹,令人感觉非常突兀,像是一个巨大的木花瓶中,插入了一根修长的绿色植物。可如今,时过境迁,树芯中的楠竹已经老死,而古榲桲树的树身有近一半的部分已经枯死脱落,整个树像一叶树立起来的独木舟,就像是电影《鲁滨逊漂流记》中,野人星期五使用的那一种舟楫。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多方求证而不敢妄下结论,但对上述问题的求教,还是从林业部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有了一定收获。相传这株榲桲树是受到了病虫害的袭击。其次,古树因为风雨的侵蚀产生了树洞。形成中空,如果不及时把树洞修补好,就会造成大风把树干刮断的现象。可惜大多数父老乡亲和我一样,园林知识匮乏,未能采取补救措施。当然,古榲桲树靠近小路,长期被人畜踩踏,土壤板结,导致植物根系受到损伤,营养吸收面减少,使古树生长受到限制,逐年衰弱。我还曾听父亲说:“植物也和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后来,我领

悟到,树也是生命体,最终都难逃大自然的规律。

榲桲树伫立在岁月里,是陈氏子孙的精神支柱。它的奉献精神,是有口皆碑的。根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老百姓没有口粮,有人突发奇想,取来榲桲树的坚果,磨面,制作凉粉果腹充饥,救过村里人的命。后来,也有人用形同橡果的坚果酿造谷酒,招待山外的来客。榲桲树的材质非常坚硬,可作房梁椽檐,也可制作包装箱。陈家人重义气,把榲桲树视作“义树”。是的,彩麟公的后裔培育了它的生命。古榲桲树守护着人类的家园,与陈家后人朝夕相处,在彼此之间建立相惜相通相融的关系中,让我真切感知了“万物皆有灵”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古树带个我无穷无尽的阅读体验和禅思。我一辈子都仰望古树,赞美古树。赞美古树不畏风雨雷电,赞美古树生命力长青。如今,义门陈子孙繁衍不息,古榲桲树燃烧自己,温暖人类的奉献精神不灭!由此我想,陈氏族人那么多走出故乡,人也许可以远树,但树不会远人。树不远人,道亦不远人。



●摄影·村夫姚星

大自然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四海之岱岳,巍峨奇崛;沧溟辽阔,浩无边际。江河湖泊,各有灵秀之处。林海苍茫,花开花谢……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山水胜概。草木是大地毓化之物,它装点了大美河山。今天,我要赞美故乡那棵生命力十分顽强的古榲桲树。古村落处于崇阳与赤壁交界的分水岭,这里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非常适合动植物生长。因此,老虎岩村漫山遍野,林木葱茏,竹海茫茫。在陈彩麟自然村落,有一棵胸径一米多的古榲桲树。这棵树在众多的古树群落中,算不上高大挺拔,但也是明星树一棵。长期以来,它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相传这棵古榲桲树是先祖彩麟公的后人亲手所植,它犹如一个忠诚的仆人,伫立于深竹塘竹坞的东岸。这棵古榲桲树不仅是悠长的岁月,更是祖先的精神寄托,后世旅人的乡愁。古榲桲像忠诚的护卫者,守护着彩麟公后裔的坟茔,从古走到今。陈氏先祖择木而居,这木一定是良木。千